

“A 的 A”对比式的认知考察

窦 荣^①

要] “A 的 A”

“A 的 A”

“A 的 A”

“A 的 A”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astive Structure “A de A”

The College of Intensive Chinese Train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DouYurong

[A bstr ct] Based on the cognitive grammar,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contrastive structure “A de A”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reas, semantic features, pragmatic values and cognitive models. We analyze the thre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is contrastive structure, differentiation, enumeration and increment. As for the components allowed to appear at position A, there are some sequence rules. Besides, this contrastive structure has three pragmatic functions, subjective statement, semantic condensation and focu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get two cognitive models of structure “A de A”, namely, pragmatic

cognitive models

言

(一) 选题缘由

1993)

如“A不AB”“A是A,B是B”“A归A,B归B”等;“A的A”对举式的研究相对较少,又多是对其结构形式及意义的表层描写分析。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A的A”对举式的语义特征、语用价值及认知模式进行考察。这里的对举项大于等于两项。

(二) 相关研究综述

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辩证思维和整齐对称的审美观为对举结构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曾有学者指出,“对举结构是一类富有特色的汉语语法结构形式”(徐国玉,1993),它们在形式、意义、功能等方面都有特殊之处。

张凤芝(2002)从形式特点、语法功能、表达效果等方面对“A的A,B的B”结构作了分析讨论。文中指出:在形式上,“A的A,B的B”结构中A、B一般是谓词性成分,结构项的数目以两项最常见,不可独用,各项有对应关系;在语法功能上,此结构常整体充当谓语,还可作补语,各结构项可单独作分句;在意义上,A、B是形容词时,表示不太满意的情况,A、B是动词时,可以表示不愉快的情况,也可以表示愉快的情况。

崔山佳(2006)在《关于“A的A,B的B”格式的三点补说》一文中,对张凤芝的观点作了三点补充。首先,进入这个格式的不仅是谓词性成分,在近代汉语中,名词也可进入这个格式;其次,结构中的A、B为形容词时,也有不表示不满意态度的情况;第三,此格式在近代汉语中也常因内容的需要而多项连用。

虽然两位学者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后者似乎更强调“A的A,B的B”结构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也许他们的争议正来自这里,仅仅是因为各自研究范围不同。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对此结构作了分析,如达永长在《“A的A”重叠式的表义类型》(2002)一文中阐述了“A的A”重叠式同方向相关和反方向相对两种表义类型;熊伟明的《“A的A,B的B”结构的修辞性能》(2002)则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谈了结构分类及其修辞性能,并提出将其看做“并呈”辞格。

(三) 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A的A”对举式的语义特征、语用价值及认知模式进行考察。

二、“A的A”对举式的语义特征

我们将“A的A”对举式的语义特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区别性

我们认为“A的A,B的B”结构中的A、B以谓词性成分为主,少数体词性成分可以进入这一结构,但多数也具有了谓词特点。为了便于划分这一对举结构的成分,我们暂且将其写成“A₁的A₂,B₁的B₂”。我们认为,“A₁的”和“B₁的”是“的字结构”表人或事物,作主语,A₂和B₂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作谓语。“A的A”格式是对自身性质状态的一种确认,也就是区别于他种性质状态,所以,当“A的A,B的B”对举时,各项对自身性质状态的确认必然造成彼此间的相互区别,这就使“A的A”对举式形成了区别性特征。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瘦的瘦
的深,深
面的荒
边的日
可以看
死了
的B”又
寿。如
这一大
例(1)和
入“极
在更
的B”本
们在使用
举性特
家燃了
或,淡
花娇的
教室学
些人,
、B两
它们用
说,要褒
在列举
语势强烈
下面几
见她们
一在凉
坐下,
员们…

只有这一个身材还算匀称。

的浅,都不合他的意。

上,正聚集着许多小孩,唱歌的唱歌,捉迷藏的捉迷藏。

死了,跑了,跑了,八路军把汽车路边的几个村子都住满了。

人是胖的就自然不是瘦的,颜色深的就自然不是浅的,唱歌的

当然不会跑掉。A、B两个方面相互区别、各有特点,明显

的区别性语义特征。但是,A、B虽各行其是,却又具有一

(4)中“日军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死”和“跑”虽有差异,却同

范畴;例(3)中“唱歌”和“捉迷藏”虽属不同事件,却都归属于“娱

例(2)中的“胖”和“瘦”,“深”和“浅”,互

为反义词,差异性显著,

不合适”的语义范畴中去。因此,“A的A”对举式的区别性语

的语义范畴下,对举的两部分也具有

一致性,可以说,它们是对

征,那么A、B代表了不

项,强调差异性,这就体

现。可以说,列举性是区别性的引申。看下面的例句:

火,煮菜的煮菜,谈天的谈天……

炎,难吃死了。

艳,艳,艳,美极了。

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的说,笑的笑,我根本学不进去!

无论是同方向相关的关系,如例(5)、例(7)、例(8),还是反方向

在同一个结构里表示对举时,对人或事物在性质的评价方面都

都是褒扬,如例(5)和例(7),要贬斥的就都是贬斥,如例

场的就都是褒扬,如例(5)和例(7),要贬斥的就都是贬斥,如例

各具特色的区别项时,往往展现出多种情况的纷纭场面,跟修辞

的感觉。从量的角度来看,“A的A”对举式表现的是一种复数

个句子:

几个唱,唱的唱,跳的跳,吃的吃,聊的聊……”

喜外,出现,我们……握手的握手,拉椅子的拉椅子,倒水的

些人就把他们围得风雨不透,问的问,记的记,画的画,塑的

砌花洞的砌花洞,编席子的编席子,安窗户的安窗户,拾花的

“A 的 A”多项对举形式来描述场景及人物动作,形象、真切

式中,A、B总是代表事物的不同方面,因此,结构的区别性是
有区别性的事物进行描述时,结构的列举性也自然体现出来
申;列举区别项时,主观因素参与其中,给人语势强烈之感,体
”对举式的增量性语义特征是在区别性和列举性语义特征的

对举式内部成分的序列规则

可变换空位(即 A、B)的开放性结构被称为待嵌结构,A、B属
。但是,这种成分的嵌入并不随意,而具有一定的序列规则。

性,与社会平均值的关係有过论述:事物的数量越大或者程度
上,相应地出现于人们交际中的几率也就越大。

的、数量大的、程度深的成分,显著性较强,会排在前面,而相
的、程度不深的成分则会排在后面。比如:

少的少,可怎么过啊?

这爷儿三个,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露头露脑,走
算一群拍花的呢?

来自现实世界。中华民族讲究尊老爱幼,所以老幼同现时,
前面,遵循显著性原则;同样,汉族男尊女卑的等级思想根
中,男性地位突显,因此只有“男女”这种序列,不可能有颠倒
性也是认知语言学“象似性”原则的体现。

很多 AB 本来就是一个固定结构,所以,在作了离析处理、进
原来保持一致,遵循 A 在前 B 在后的序列。例如:

,一直来到大殿,抬头一看,见赤发灵官邵华风在上面端然坐
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老的老,少的少,真有百余人。

以找出三个固定结构,即“高矮”“胖瘦”“老少”,当它们进入
则,即“高、胖、老”在前,“矮、瘦、少”在后,不可调换位置。

的东西容易加工处理,就容易先从大脑中提取出来;不熟悉
会后从大脑中提取出来,这与 Mira Ariel 的可及性理论是相
高,越容易从大脑中提取,可及性等级也就越高。在“A 的
立 A 的应该是熟悉程度比较高的成分,嵌入空位 B 的则是熟

有了固
价,表
表现
果,说

(一)

“A

要理解

(二)

人家
样。也
样的
用,已
取结

(三)

重点,
新信
见,“A

五

“A

(24

(25

(26

(27

续出现

(28

我
且把
以下

(一)

顾
的两

(2

正评
评价
的价

受活者
观比如

想告诉
所见的
意义。过
期作是
然披

们都
焦。可

曾身
子里
会适

特
式, 们
智纳

而对

(78) 这些词语在...
 (79) 一些...
 (80) 这些...
 在...中，...
 这些...
 ...
 ...
 ...

[

(81) 这些...
 ...
 ...
 ...

(82) 这些...
 ...
 ...
 ...

[...]
 [...]
 [...]

二。我们
 们认为，
 不定及对
 句子深
 到了对

间是并
 “扩散”

覆没。
 的哭，坐

猪的喂

立关系，
 列举出
 结果；除
 在这种认
 范畴中

六、余论

本文对“A的A”对举式的语义特征、序列规则、语用价值及认知模式进行了分析考察。“A的A”对举式形式简练,语义内涵丰富,有很大的语用价值。修辞学界将其视为类似于排比的一种修辞手法,对它的修辞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语法学界对该结构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 [1] 迟永长. 2002. “A的A”重叠式的表义类型.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4).
- [2] 崔山佳. 2006. 关于“A的A, B的B”格式的三点补说. 语文学刊, (5).
- [3] 高元石. 1996. 谈“同语复说”格式.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 (1).
- [4] 高航, 张凤. 1999. 同语的语用研究.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
- [5] 高航, 张凤. 2000. 同语的认知解释.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5).
- [6] 高文利, 杨小卫. 2005. 析“N是N”结构.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 [7] 黄理兵. 2003. “A是A, B是B”句联的内部构造和外部构成.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 [8] 黄伟, 旷书文. 2006. 试论对举结构的分类与功能. 湘南学院学报, (3).
- [9] 刘德周. 1997. 关于同语的三个问题. 修辞学习, (6).
- [10] 罗耀华. 2002. 待嵌格式“不A不B”的认知研究.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 [11] 潘国英. 2004. 论同语的语用修辞功能的实现.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 (6).
- [12] 寿永明. 2000. “A就A式”分析.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
- [13] 司富珍. 2001. 同语反复及其相关的语义、语用问题.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 [14] 徐国玉. 1993. 对应结构:一类富有特点的汉语语法结构形式.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 [15] 项菊. 2000. 复说式“X就X”初探.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5).
- [16] 熊伟明. 2002. “A的A, B的B”结构的修辞功能. 修辞学习, (1).
- [17] 杨艳. 2004. “A是A”格式的表达特点.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 [18] 郑丽雅. 1994. 对举格式“A是A, B是B”所反映的规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 [19] 张凤芝. 2001. 小议“A的A, B的B”结构. 语文学刊, (1).
- [20] 资中勇. 2005. 现代汉语中的对举结构.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1).